

科举趣闻三则

姜传松

谢 恩

殿试放榜后,由状元率领新科进士到礼部,下马缓行,排队侍立,之后进士们向主考官通报并把名帖汇集在一起呈送给他们。进礼部大门后,新科进士按中式名次在台阶下站着。他们先由北面上台阶,面东站着,主考官铺好席子被褥,坐东面西。主持谢恩典礼的主事官请状元等向主考官行拜谢礼,主考官还礼。行礼完毕,状元出列致感谢辞,然后退回队列,接着再行礼,由主考官还礼。拜礼完事后,主事官说:“请诸位新科进士报告自己的履历。”于是由状元带头,所有新科进士按照年龄次第向主考官介绍自己的家世情况。报告完后状元行大礼,以示感谢皇帝隆典。其他人也同状元一样行礼。行完礼主事官说:“请状元说明自身情况,其余进士则请表示感谢朝廷赏赐的官服、官粮。”谢恩结束,状元登上台阶,按规定面向主考官而坐,回答主考官的问话。这时,王公大臣等京师官员可以来参观、接见,他们从南面走来,按照官阶大小面北依次入座,同进士们一起喝酒祝贺。酒过数巡,进士们便退到期集院去。三天后,又举行一次同主考官的会面。这次主考官可以和进士们开怀畅谈,如指出他们看中哪些人的哪些文章,以及如何相互磋商、合议取中这些进士的等等,使其感激自己的提携之恩。如果有因为主考官特殊知遇而金榜题名的进士,也会被提及并将原委一一道明。

通 榜

(附:唐代科举考试不糊名,由主考官定去取。在考前,考官已经预先列好社会知名人士的名单,而中举者往往就在其中,此即带有公荐性质的通榜。)

唐贞元十八年(即公元802年),权德舆知贡举,员外郎陆贽负责拟定预中进士名单,韩愈向他推荐了十八个人,位于名单最前的是侯喜、侯云长、刘述古和韦纾等四人,接下来的是张弘、尉迟汾、李绅、张俊馥等,尚有一人情况不详)六人,而权德舆于贞元十八年、十九年和二十一年连续三

次知贡举，三榜共录取了韩愈推荐的六个人，而张弘、李绅、张俊馥在五年之内也都金榜题名。

陆贽知贡举时，补阙梁肃、郎中王杰（础）为副考官，梁肃推荐的八个人全部中举，其他几位考官也都支持他的做法。所以陆贽所录之人，都是声名煊赫之士。上述事略见载于韩愈的《与陆参员外书》中。大顺年间的三榜之中，裴贽于大顺元年第一榜（公元890年）知贡举，拾遗卢参为副考官。第二、第三榜，谏议大夫柳逊、起居舍人于竞为副考官。中书舍人钱珣也颇为乐衷通榜之事。

都尉郑顥于第一榜应举，托请员外郎崔雍帮他通榜。崔雍答应了他并非常遵守诺言，指示郑顥按他的要求去做，在家里静候佳音，没想到后来崔雍推迟了放榜的时间。到了放榜的那天，郑顥一直在家焦急地等候捷报却音信杳无，于是万念俱灰，憔悴枯坐到天明。第二天早上，郑顥遇到崔雍派来的家僮寿儿向他传话：“我大清早来向您道喜了！”郑顥不信，问他有没有文字凭据，寿儿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然而，天色已晚，寿儿却不曾返回而是寄宿于他家中，郑顥对寿儿的这一举动不免狐疑，于是吩咐家人搜索寿儿的怀夹衣袖，终究一无所获，焦灼无奈之下，郑顥自己操起一块木板就在上面写起榜目来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寿儿给了郑顥一粒蜡质弹丸，竟然发现它就是崔氏发来的捷报！郑顥一下子大喜过望，急忙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，最后发现实际情况竟和崔氏的约定一模一样。

闽中进士

薛令之，闽中长溪（今福安）人，神龙二年（公元706年）进士及第，最后官升左庶子。唐玄宗开元年间，薛令之在东宫任职，该官职闲淡清冷，没有发展前景。郁郁不得志的他，于是题诗于宫中墙壁伤叹：“朝旭上团团，照见先生盘。盘中何所有？苜蓿长阑干。余涩匙难饱，羹稀筋易宽。何以谋朝夕？何由保岁寒？”不巧的是，玄宗驾幸东宫恰好看到此诗，龙颜甚为不悦，于是索笔批道：“啄木觜距长，凤凰羽毛短。若嫌松桂寒，任逐桑榆暖。”薛令之自知获咎圣躬，官职难保，于是称病辞官回到福建老家。玄宗下诏，以长溪每年的贡赋资助他的生活，薛令之按月领取，而没有其它收入来源。

福建进士欧阳詹去世后，韩愈为他写悼辞，在悼文的序言中说：“唐德宗即位之初，现今宰相常袞尚且为一名观察使，治理福建。常袞以博学宏词科中进士。及官居观察使，对县乡的普通百姓尤其是读书人一律尊重。如果闻见有读书作文章的儒雅之士，常袞便把对方当座上宾，亲自与其行主客之礼。如遇观赏游览、设宴款待客人的时候，则必定会把读书人召来。不多久，常袞所辖之地就弦歌不绝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当时欧阳詹在读书人当中出类拔萃，常袞对他格外厚爱，其他读书人也都对他甚为钦佩。闽越之人考中进士，欧阳詹是第一个（注：此处有误，薛令之实为福建科举史上的第一位进士）。欧阳詹死于学官国子监四门助教任上，陇西人李翱为他作传，韩愈为其写悼文。”

（以上三则趣闻由姜传松分别从王定保：《唐摭言》卷三《谢恩》、卷八《通榜》、卷十五《闽中进士》编译）

（责任编辑：滑文革）